

重錄
魏校
官侍郎
高洪

李士
胡上
蒙

分校
官侍郎
王著

寓書
官主簿
吳自成

周熙
監主簿
孫世良

秋
河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

衡州府志

皇朝祀南嶽詔衡州府志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夫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教聲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

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

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

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漬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

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

以潛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

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

實効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

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休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 尚寶館使臣胡鉉
今蒙中書省點差欽貢

祝大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制曰磅礴中國之南

穹靈秀生同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敬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如

神之封號歷代相依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于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則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尊鬼神以休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衆字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于起寒微許之再三畏不敢効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于懼不敢加號持以

南嶽衡山名其居休時祀

禮唯

神鑒知高

專

敕記

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濟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邑必祭其境內山川手
今十有五年周軌或怠過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濱海鎮悉在封域朕

天地

託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悚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馬臣又玄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散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真于災方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
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者而亦

神明梓我

拜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且楊又玄謹記

鄧縣

御製炎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日丙午。

皇帝御石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且雷燧敢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復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紛乃乘羣

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率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繼

天立極作衆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

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速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稟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

聖靈不昧高其
鑒納焉尚享

文祠類

元美莫伯顏監御史進士龍蟠虎踞楚琴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
連湘水去櫓聲遙傳鴈聲遙迴看星斗朱陵上佇聽金絲綠淨間欲刻新
詩願勝境磨崖應愧兩苔斑儒宮直上接蓬萊迥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枕湘雲影亂窪尊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貫朱陵一竅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蕭泰登廬陵人儒學提舉雲間衡嶽故
新晴舊客今為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鴈度山城朱陵不改十
年迹綠淨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慙慙握手笑相迎李處吳處
訪劉使燕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茲名炫雅得自唐儒舍重興
來近古書主要占菴頭任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瀟湘
變齊魯西谿宏尊深幾許欲觀苔痕注秋雨今人任酌少狂飲寂寞高情
誰與語東岩朝陽燒平吐金碧離離迷岸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樓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來茲莫以故市廛遠離出喧囂綠淨不容
塵王行為人爲已在分明聖學十年期接武素王深衣雖燕坐弟子森

嚴冠且屨參乎不敏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答心頃刻不
忘常在應如此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且具悔翁一記當三復羣居侯
談非利祿方今海內四書院廉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
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庭人愈惠石鼓崇黌館朱陵啓洞房遠迤邐二水
錯落翳羣芳吟佩采游藝川原既戰場道祠重闢葛派演發朱張風墜松
花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瓊玉島巍殿水晶鄉霧歛東巖旭寒侵曲棧霜丹
楓輦屢聞青草跨虹梁綠水浮大鯉高岡集彩鳳萬門翻錦浪虞陛覽朝
陽竊藥窺蟾迹攀蘿散鷺藏題詩鐙石華把釣薦橙黃杯飲宋尊古巢居
樹帷涼湘波澄碧鏡微黛出新妝米芾堪充茹初蘭欲佩裳嶺雲招隱杓
澗潁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度渺茫驚鳥飛臣繞回鴈設翔翔城郭凌
烟紫林密帶晚蒼歸輿橋市月漁唱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疎齋
橫序來林阜瞻彼衡之南息游適城闕宛在湘之海蒸波日輪安重淵益
雄深瀟瀟風雨中繹繹山水音埃坎異抱菁播播如瑟琴駕言極民瘼布
澤詠官箴發以公廉儲帳爾年枝侵齊明款申居薦盟神維歆嘉賓竣夷
事揖節采幽尋希曠白雉貢邂逅朱陵陰軒戶滿士屨壘壘合朋簪脩辭
品髦俊騁殊緣綠岷嶽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磊磊感前哲悠悠訊來今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

興棄者帝王

漢儀甚照耀

胡馬何猖狂

老將一

失傳清邊生戰場

君且忍瑕垢

河嶽空金湯

重鎮如割據

經權抱紀綱

軍

州體不一寬

猛性所將

嗟彼若節士

素於圓鑿方

寡妻從為郡

凡者安短

牆凋弊惜邦

哀矜存事常

旌麾非其任

府庫實過防

恕已獨在此

多憂

增內傷

偏裨限酒肉

卒伍單衣寒

元惡迷是似

聚謀洩康莊

竟流帳下血

本降湖南

殃烈火發中夜

高煙焦上蒼

至今分粟帛

殺氣吹沅湘

福善理

顛倒明微

天奔茫

銷魂避飛鏑

累足穿豺狼

隱忍枳棘刺

遷延胠蓘瘡

速

歸兒侍側

猶乳女在旁

文客幸脫免

暮年慙激昂

蕭條向水陸

汨沒隨漁

商報主身已

老入朝病見

姑悠悠

委薄俗

鬱鬱回剛腸

米錯走洲渚

春客

轉林篁

片帆在柳岸

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

烏碑名園花

草香旗亭壯

邑屋

烽櫓蟠城隍

中有古刺史

盛才冠巖廊

扶顛待柱石

獨坐飛風霜

昨者聞

瓊樹高談隨

羽觴無論再

繾綣

已是安蒼黃

劇孟七國畏

馬卿四賦良

門

闌蘇生在勇

銳白起

換問罪富

形勢凱歌懸

否臧氛埃期

必掃蚊蚋

馬能

當橋井舊地

宅仙山引舟

航此行厭暑

雨厭土間清

涼諸舅剖符

近聞緘

書札光頻繁

命屢及磊落

字百行江總

外家養謝安

衆興長下派

匪珠玉

擇木羞驚風

我帥嵇林夜

世賢張子房

柴荆寄樂土

鵬路觀翔翔

題衡

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旋頭墓藪微無復沮豆事金甲相排蕩
青衿一焦悴嗚呼已十年僞服弊于地征夫不逞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
庭野欲得大翁肆恍恍胄子行若舞風雲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
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
閔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
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翰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轉轡凍堦祀耳聞讀書聲
秋代災髣髴故國延歸望乘頻感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未詩倦
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漱宇宙凡百慎失墜 响嶠山 响嶠山尖神禹
碑字青石亦形模奇科斗拳身並倒披驚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神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嗟咨涕連洒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徠係
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蔽皇家獨祝融騰喜嶽靈
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祝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
層雲欲蕩胃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
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散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袞金毳眼
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挿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

塵世界遙。螺簇山低。青點點。綠拖遠。水白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絕。項寒
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微岩老衲。針常把。度夏禪
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鳥於窻外奏。蕭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
房宿。兩宵。洪德秀。曉霞峯。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
天機。三百萬。一時失。與作纏頭。遊南嶽。勝業寺。會宿巖雲深處。寺重
來。二十七年。期龍顛。虎倒。禹王相。鳳翥。鸞翔。子厚碑。霸府規模。全盛日。宮
嬪湯沐。有餘貲。白頭戴。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巾子峯。曉霞蒙
頭。猶翠靄。西風掠鬢。當金甌。祝融夜赴瑤池宴。醉墮天邊白接蘿。衡山
乾明觀。斗室道人。梧斗作虛室。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擅翻爭奪境。黃
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維北還知一朶看。俗子較量何足算。臺
中天地本未寬。黃庭觀書所見。斜倚東風解佩瑤。玉闌干外牡丹香。
黃庭卷罷尋棋局。十二樓頭春晝長。淨福寺。記得年時。縱野航。桂棹
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釀得一潭秋水香。趙葵祝融峯。祝融
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為山醉卧松根底。家童
尋着不敢驚。沉吟恐怕山翁嗔。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未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有此無訪司。余等題杜于美墳。諫署言清。

切忠臣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鯨詩律嚴秦法詞源汲楚騷珠明
 鳳凰髓玉潤鸛鵒鶻青靴句頭空白謀主計轉榮楊雄慙德薄實誼累才高
 抵觸逢牛角攪擔起鬚毛蓋霄雲夢澤埋骨未江皋奇數終無耦窮途竟
 不遭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狵獠詩義無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
 獻賦蔑楊雄使筆扛神鼎危言許聖聰秦城遭板蕩蜀道走途窮實下閭
 抹淚虛勞畫虎功賁主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曉切蘭佩衡山戀桂叢犬
 名垂皎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同耒陽靴冢在錦里草堂
 空露泥秋蕪綠霞燒晚樹紅慙慙牛酒恨何處問漁翁迢遞來南紀倉
 皇問北征詩通高史國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
 月昨夜照文明集賢學士憲臺賓幕使衡湘憶古人憫醉有亭尋野客
 獨醒無酒奠累臣奇兵新將詩成史直道遺謬德照隣昨夜來陽江上望
 梅花索咲自傷神手扶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遺恨水嚴
 武楚澤傷心中屈平獻賦逢茅聲烜赫新縣連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
 字黃鵠驚飛野雉鳴余慙作一寸心丹雘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吟
 遙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王建源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
 年不見跡自是古賢應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鐫鐫物象三千首照耀乾

坤四百春。寂寞有石身。後事惟餘孤冢。未江濱。興地紀勝。郡邑地卑。鏡霧
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紀事云。郭受寄杜子大詩。片帆在柳岸。通郭前
衡陽。華表雲鳥。埋名園花草。杜甫入衡陽詩。湖南為客。動經春。燕于嚙
泥。兩度新杜甫春興。不知凡幾。負衡陽紙價。頗能高。杜甫祝融五峯尊。奉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甫詩。湖南清絕地。杜甫詩。中有古
刺史。盛才冠岩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杜甫入衡州詩。吏憶衡陽董
鍊師。南游早鼓滿湘舵。杜甫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雄昔經營初。拜君
實王佐。韓退之。合江亭詩。君謂太守齊映之。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
撐青空。韓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宿衡州寺詩。像到
夜深啼。巖麓鴈知春。近別衡陽杜荀鶴詩。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陽太守虎
符新。唐韓維詩。獨上雲梯三百級。同時失笑萬山低。毛李子詩。深遂門牆
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韓。坡詩。我家衡山公。清
而畏人知。誠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宋坡送王休赴闕詩。衡山公。指蘇漢
七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虛巖內。蘇詩。曾到祝融頂。上步
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窻雨。卧聽風雷在半山。毛詩。始有諸葛翁
柯亭寄幽蘭。諸葛亮在臨蒸時。寄有宅。故將防詩云。臨蒸且莫歎。笑方為

報秋來鴈幾行
為衡陽孤棹遲遲
是北歸
嶺樹風靜曉溪流
騎東方遠唯望衡陽鴈足青
元微之哭呂衡州詩
雲湘樹滿郊圻
今題畫難望
寺江傾覽率
汪陶淵曾觀工部集
林一寺詩云
巖廊扶顛持柱石
云江湖天闊足風濤
陽太守虎符新
四六 疏涯龍蟠
地雄州望
衡陽名郡
星烟含臺
湖石與區
蒸水建牙
衡陽名郡
瞻古蒸水之邦
莫重荆衡之域

載惟翼軫之區。尚屈東方之騎。豈伊南服之州。乃析長沙之地。
符分漢室之魚。開藩有假。書寄衡陽之鴈。賀履敢稽。詩述昌黎閭里。
賀使君之至。句成杜老巖廊。報刺史之臨。揖衡嶽之五峯。正須彈壓。
分湖湘之千里。有賴撫摩。開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澄洞庭青
草之水。地險彌堅。皂蓋朱橋。豈鴈峯之久駐。黃扉青瑣。即鳳閣之遙
歸。肅擁州麾。直可開衡山之雲氣。頻過書院。久將詠沂水之春風。
韓昌黎之叙衡山。必多忠信魁奇之士。朱文公之記石鼓。欲聞性命道
德之談。

碑碣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為一
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賜勅額。其後
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
年。部使者潘侯嚙德。郡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
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
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舉國子監及
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秉請。

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衛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顧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棄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攻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侯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來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俦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焉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侯於子言哉。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未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奉卒。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閭閻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蔽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謂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